

B站Z世代青年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 脉络演进与提升路径

■ 孙绍勇 孙宇润

(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西安710072)

【摘要】随着网络媒体社交的广泛普及,B站作为内容和表现形式鲜活、功能强大的新媒体平台,受到了Z世代青年的追捧。在客观分析Z世代青年大学生群体思想价值观念的特征趋向的基础上,从B站Z世代群体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主体重合、B站拟态空间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阵地的场域共生、B站学习模块与差异化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互补,把握B站Z世代青年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机理。深刻认识拟态环境的互感性产生的价值迷惑、大数据算法的偏见加固信息茧房桎梏、不良社会思潮对主流思想价值引导教育的冲击等B站Z世代青年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挑战。要通过强化主流思想文化的价值浸润、积极发挥同辈群体的引领示范作用、加强站内站外思想引导的联结互动,建好B站这一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阵地,才能有效提升B站Z世代青年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关键词】B站 Z世代青年大学生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网络社交媒体

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更迭和自媒体的快速发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和形式不断拓展和变革。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起来,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1]作为以传播二次元文化起家的视频网站,哔哩哔哩弹幕网站(以下简称B站)深受Z世代大学生青睐,其极高的用户粘性满足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空间构建的受众需求。B站Z世代青年学生的思想行为也是近来学界关注较多的话题,其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B站对Z世代青年大学生的影响。有学者在阐述B站为Z世代青年的自我表达和群体认同提供新的媒介平台的同时,也分析了在媒介技术的赋能下,Z世代青年对媒介的依赖呈现出的非理性趋向^[2]。二是,B站与高校思

收稿日期:2023-03-28

作者简介:孙绍勇,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北工业大学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发展中心特约研究员,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

孙宇润,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青年思想政治教育。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制度化及其基本经验研究”(课题编号:20CKS047)、陕西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2022年重点项目“陕西省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一体化建设研究”(课题编号:SGH22Z005)、西北工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基金项目“新时代高校思政课教师队伍质量提升研究”(课题编号:GJJW202402)、西北工业大学发展战略研究基金项目“‘双一流’视域下大学文化建设质量提升研究”(课题编号:2023FZY2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想政治教育的内在关联。有学者主要剖析了B站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场域的条件,以及隐藏着背离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之困,实现运营理念的转变和升级等问题^[3]。三是,B站场域中青年群体的思想文化、情感价值引导。有学者具体提出要借助B站即时性的弹幕技术引导青年群体投射爱国情感、唤起情感共振、凝聚价值共识,在互动仪式空间下建构当代青年的情感价值与国家认同^[4];改变B站区隔情境中的同质信息和用户结构,营造良好的B站青年亚文化氛围^[5]。总的来看,加强B站青年大学生群体的思想价值引导,发挥B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已经成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延展深化的重要课题。

随着二次元文化和网络亚文化在B站中的蔓延和黏合,加强和改进B站Z世代青年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发挥B站的育人功能,不仅是把握智媒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变革的特征和规律的现实要求,也是推进新时代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延展深化的重要任务。基于学界已有的研究,本文进一步聚焦B站Z世代青年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以研判Z世代青年大学生群体思想价值观念的特征趋向为前提,重点分析B站Z世代青年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机理和面临的挑战,在逐层递推、渐次深入的脉络演进中探究其提升的主要路径,从而推动建构系统性、联动性、纵深性的B站Z世代青年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逻辑体系。

一、Z世代青年大学生群体思想价值观念的特征趋向

每个时代的青年都有着专属而独特的思想烙印。Z世代通常指在1995—2009年之间出生的群体,其主要特质就是数字化时代的土著^[6]。根据国家统计局第六次和第七次人口普查资料,我国网络Z世代人口在2.4亿左右,占全国总人口六分之一以上^[7]。并且有数据显示,B站本科及以上学历的用户比例高出全网10%^[8]。他们不仅属于典型的Z世代群体,而且是高校大学生群体的构成主体。当前中国社会正朝着富裕型社会迈进,社会环境的变化使得社会成员从追求物质的基本满足逐渐转变为更加追求自我表达和主观幸福。由于人们主观意识对客观世界具有能动反映性,成长于这一环境的Z世代青年大学生也往往呈现出“求新”“求异”“求参与”等特点。

(一)价值取向更加复杂多样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不断推进和发展,各种西方社会思潮相继涌入,与我国主流思想文化激烈交锋,使得价值标准越来越多元化,价值选择的自由度越来越大。社会思想的解放和价值的多元使得Z世代青年大学生价值取向渐趋多样化、复杂化。

首先,政治价值取向方面,Z世代青年大学生的政治价值取向具有强烈的时代性,随着全球化和网络化的发展变革,各种社会思潮和政治文化对青年大学生的政治价值取向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其政治价值观念呈现出多元多变的特征,尤其是个人价值和主体意识的增强,使得青年大学生政治价值评价的自主性突出,政治参与意识和政治价值表达诉求强烈。总的来看,Z世代青年大学生更加关注与自身利益相关的政策制度,且更倾向于通过网络媒介来表达自己的政治价值诉求。据研究显示,“青年网络诉求对政治与权益类议题关注度最高,发帖量超过4000条,占总发帖量的26.04%”^[9]。网络政治在拓展了青年政治参与的载体和形式的同时,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其政治认知能力的提升,促进了其政治价值观的转型和发展。

其次,人生价值取向方面,在后现代“去中心化”语境下,个体的“原子化”倾向日益加剧,不断冲击Z世代青年大学生的集体主义观念。“随着文化全球化、多元化加剧,人们的价值追求以及价值选择更加复杂多样。”^[10]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网络信息技术推行文化霸权,利用更加隐匿的网络空间进行价值渗透,导致“个人英雄主义”“暴力掠夺”等偏激的价值观念充斥于

影视、游戏、社交媒体之中。在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看来,人们的心智结构与其所处的社会结构位置和周遭环境直接相关,不同圈层的人会产生不同的文化认知与偏好。^[11]从现实来看,处于网络时代的部分Z世代青年大学生由于深受多元价值观和社会舆论的影响,加之社会经验不足,自制力不够坚定,其思想价值观更易被腐蚀,甚至出现价值追求和价值判断上的偏差。简言之,在全球化、市场化、网络化的时代背景下,Z世代青年大学生群体的价值观念在各种思想文化的交织碰撞中不断被重塑,价值取向愈发复杂多元。

(二)价值辨别能力参差不齐

作为“数媒土著”的Z世代青年大学生群体从一出生就受到信息流爆炸式发展的影响,他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几乎不再是报纸和电视机,而变成了手机和电脑。手机的便捷性与信息更新的高频次,使得Z世代大学生群体能够超越时间与地域的限制进行即时、高效、充分的交流,在此过程中逐步形成了更加多维、开放的思维模式。Z世代青年大学生不断冲破传统思想观念的禁锢,开始利用网络大量汲取各类信息。然而,Z世代青年大学生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尚未定型,如果不加以引导,就很容易被某些不良社会思潮所侵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这一时期心智逐渐健全,思维进入最活跃状态,最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12]

部分拥有大量粉丝的B站UP主创作的视频带有猎奇、消极、反叛的思想内容,不利于青年大学生的身心健康。这些内容的传播和争论,极易引起Z世代青年大学生网络圈层间的矛盾和冲突。例如,选秀明星蔡徐坤打篮球的一段视频被UP主拆解挪用为B站的恶搞素材,并且被广泛传播。这不仅侵害了蔡徐坤本人的合法权益,更是引起其粉丝群体和B站恶搞文化群体这两个不同的趣缘群体之间的激烈冲突。在这两类群体中,Z世代青年大学生不乏其数。总的来说,部分Z世代青年大学生出现价值辨别能力参差不齐的主要原因无外乎两个。一是在当今社会消极负面情绪渲染下,部分Z世代青年大学生群体的价值取向功利化,导致信仰缺失、精神缺钙;二是由于部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对青年大学生网络思想价值引导的话语转化和形式创新不够,对于就业观、恋爱观、是非观等未及时进行有针对性的引导,导致部分Z世代青年大学生在虚拟空间中进行价值判断时容易迷茫、徘徊,难以做出科学理性的价值选择。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既然是环境造就人,那就必须以合乎人性的方式去造就环境。”^[13]

(三)自我破圈难度逐渐加大

大学生网络社交圈层化主要指“大学生在网络环境中形成的只在自我特定圈层中进行信息交互的现象”^[14],也是当前大学生在网络空间中的一种生活状态与方式。在特定圈层内形成的社会舆论是意识形态的特殊表现形式,而网络舆论不仅作用于网络空间,更对现实世界中Z世代青年大学生群体的价值观塑造有着重要的作用。

第一,网络的开放性导致舆论良莠不齐。网络舆论对Z世代青年大学生思想观念的形成转变有着深刻的影响。在舆论氛围和群体压力下,部分Z世代青年大学生在面对某一热点新闻时为了使自己的观点与大多数人保持一致,往往缺乏深度思考和理性判断而人云亦云,导致网络舆论时常出现“一边倒”的现象。“公众只有充分认识到自己的公民身份并且积极地在政治决策中表达自己的声音,才能有效地防止政党利益或商业话语控制下的单边游戏。”^[15]当下,Z世代青年大学生群体对各种网络舆论具有较高的包容性,但网络舆论包含着一些不良不实的信息和言论,甚至消极舆论、负面舆论甚嚣尘上,这不仅会使Z世代青年大学生难辨是非、难分对错,而且容易导致他们价值认知的混淆和失调,形成网络文化圈层化。

第二,大数据进一步固化网络圈层。从圈层形成的视角出发,理性传播作为网络舆论长期发展的理想状态,其整个过程不仅受到社会思想文化的滋养,而且与全体社会成员的媒介素养

密不可分。圈层是网络舆论传播的中间场域,因内部成员的同质化而形成了较为坚固的信任带,使不同圈层因寄生于平台定位的差异而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外部信任度。B站作为包罗万象的文化社区,也成为孵化各种亚文化、容纳各类文化圈层的载体与平台。因兴趣爱好和价值观取向趋同而汇聚于B站的Z世代青年大学生,往往对所处圈层具有相对稳定的价值认同与情感归属。由于Z世代青年大学生长期置身于B站网格化、同质化的网络生活,导致其社交和生活圈层化,自我破圈难度较大。

二、B站Z世代青年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机理

布尔迪厄认为:“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正是在这些位置的存在和它们强加于占据特定位置的行动者或机构之上的决定性因素之中,这些位置得到了客观的界定”。^[16]B站作为新媒体平台和Z世代青年聚集的文化社区,不仅是丰富Z世代青年大学生精神文化生活的新载体,也延展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空间场域。加强B站Z世代青年大学生思想价值引导,是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应对新媒体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变革的逻辑必然。

(一)主体重合: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B站Z世代群体

从年龄段来看,B站用户的主要群体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在主体上具有较大的重合性。目前B站用户中多数为Z世代青年大学生。据QuestMobile的统计数据,B站近82%的用户是Z世代群体,大多数是大学生和中学生^[17]。思想政治教育始终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旨归,以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现实目标^[18]。只有精准化明晰教育对象的特点及行为,把握好教育内容和形式的时代性,才能做到因材施教,培养出高素质、堪当大任的时代新人。Z世代青年大学生的价值观具有较强的可塑性,一方面,其思想观念容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而另一方面,能够通过有针对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加以塑造。因此,运用B站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潜移默化地发挥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铸魂育人的功能,无疑是新时代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的应有之义。

从形态上分析,B站是“视频+网络社交”的复合体,不仅具有“爱优腾”等主流长视频软件的特点,也有微博、抖音等社交媒体的特点,包括原创动态、用户弹幕等。具体而言,B站是以PUGC(专业用户创作的内容)视频为主、带有浓厚二次元文化氛围的视频社区,视频内容更贴近生活,具备社区产品特有的高创作渗透率和高互动率,其良好的社区氛围和独特的弹幕文化能够充分激发用户创作和互动的积极性。伴随自制内容与版权内容的发展,B站UP主原创视频能够引发更多Z世代青年大学生的关注。目前,B站是大学生数量分布最多的视频社交社区。如前所述,B站本科及以上学历用户比例高出全网10%。B站用户群体具有明确的指向性和聚集性,主要是指那些思维活跃、充满活力、能够迅速接受新生事物的Z世代青年大学生,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对象有着极高的重合性。

(二)场域共生:作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阵地的B站拟态空间

思想政治教育的场域主要指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和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外部环境和空间,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宏观环境,以及家庭、学校、社区等具体空间。思想政治教育的场域具有动态性、可创性等特点,在新媒介形态下,其发展“不仅需要倚重媒介环境、符号系统,更离不开拟态环境所提供的舆论支持”^[19]。而“拟态空间是一种人们对‘观念世界’和‘意识世界’产生深刻影响的象征化、拟似化的虚拟空间”^[20]。B站带有鲜明的拟态空间的特性,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场域有着深刻的同构性和共生性。

B站作为网络拟态空间具有多维性、即时性、互动性、虚拟性等特质,已然成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平台和阵地。起家于集动画(Animation)、漫画(Comics)与游戏(Games)为一体的ACG文化的B站,伴随用户数量的增加,呈现出涵盖面广和多元化发展趋势,逐渐形成“万物皆可B站”的典型特征。无论是动漫等的二次元内容,还是美妆、时尚、影评等互联网流行文化,亦或是乐器教学或量子物理等小众话题都能在B站中找到相应的内容及讨论。其视频内容的多样性和鲜活度也是其他短视频、流媒体、网页等网络媒介平台无法比拟的。B站用户通过对多个分区进行话题订阅,确保浏览到最新和最精彩的分区内容。UP主和用户、用户和用户之间通过弹幕功能及时互动,交流分享观点和看法,使得交互主体、Z世代青年大学生群体之间极易在浏览视频过程中产生共情。而B站针对思想价值引导和主流文化传播开辟的“奋进新征程”“强国有我”等专题模块,反映了新时代加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旋律。

(三)教学互补:作为差异化思想政治教育的B站学习模块

差异化教育教学是以课程内容和受众对象划分为依据,根据学习者学习现状、兴趣及动机的差异而灵活设置课程,力求实现学习者有差异的发展^[21]。马克思指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2]而差异化则是自由本质的直接性外显,保护人的差异化是实现人自由发展的前提。春秋时期孔子就提出了“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强调尊重教育个体的差异性。16世纪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提出的大班教学模式虽然推进了教育的普及化和高效化,但是很大程度忽略了个体间的差异性。随着现代社会精细分工,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将进一步精细化,这就要求面向现代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模式要更加丰富多样,以往传统的教育教学模式已难以满足时代发展的需求。因此,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要把握差异化原则,避免“一刀切”,才能有效弥补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短板,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在互联网信息技术的传播和影响下,单靠线下传统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其效果有时不尽如人意。一方面,部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缺乏Z世代青年大学生喜闻乐见的生活话语,对青年大学生吸引力不强,进而影响教学质量;另一方面,部分“思政大课”存在“满堂灌”、照本宣科等现象,缺乏及时、高效、充分的讨论互动,使教育教学往往停留在知识传授的浅表层面,难以使学生长期保持专注与兴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一定要跟现实结合起来。上思政课不能拿着文件宣读,没有生命、干巴巴的。”^[23]B站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能够充分发挥其鲜活、多样、个性化的优势,使个体置身于多媒体、多感官、多元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场域之中,能够被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地差异化引导教育。

不同于其他娱乐性的社交视频网站,B站共划出34种不同的兴趣分区,不仅有番剧类、游戏类、生活类,更有科普类、科技类、公开课等适合学生获取知识的分区。尤其是央视新闻、共青团等官方媒体纷纷入驻,将B站由娱乐社交平台转变为集教育、娱乐、休闲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空间。B站中的主流媒体凭借内容的权威性、报道的及时性、信息的准确性,既掌握了“流量密码”,吸引大量Z世代青年大学生粉丝,又避免了过度娱乐化带来的媚俗、低俗倾向。因此,将差异化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引入到B站内,能够进一步引导Z世代青年大学生群体进行反思自学,达到与线下思想政治教育互补互通、同频共振的效果。

三、B站Z世代青年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挑战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场域中的价值观塑造并非一日之功,社会、科技的飞速发展带来的劳动异化、交往异化,对Z世代青年大学生群体的思想造成了冲击和影响。其中价值冲突是引起价值

异化的根源,深入分析价值观塑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准确认识B站场域中Z世代青年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挑战,才能为改进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明确问题导向、提供现实依据。

(一)拟态环境的互感性容易产生价值迷惑

伴随B站功能的增多、分区的完善、模块的扩展,拟态环境下用户粘性随之升高,依赖性逐步加剧,互感性日渐增强。根据B站公告显示,2022年第一季度B站月均活跃用户为2.936亿,同比增长31.5%;日均活跃用户为7940万,同比增长32.0%;单个用户日均使用时间达到95分钟^[24]。B站的用户粘性较大,“13年前首批通过社区考试的正式会员留存率仍高达65%,说明用户对B站社区具有长期归属感。”^[25]当下,B站已经逐渐成为占据、影响大众的高热度网络社交平台。数据显示,B站是Z世代用户最偏爱的APP(TGI值最高),其次是抖音、有道词典、快手、芒果TV^[26]。

B站兼具实时性、互动性,建构的拟态环境更容易促进用户之间达成价值共识。作为文化传播、思想传递的“模因”,B站文化社区通过机械复制的方式在用户大脑进行传染和传播,通过说理和感染共同作用,增强了“拟态环境”与“真实世界”的贴合度。研究发现,Z世代青年大学生往往因趣缘性形成圈层文化,青年大学生通过此类互感性强的拟态环境,在获得存在感、认同感、归属感的同时也容易淹没自我认同感,从而“形成了一种亚文化中特殊的抵抗方式”^[27],即对外表现出排斥性,对内表现出封闭性,导致“圈地自萌”。B站构建的拟态环境,例如二次元、弹幕组等体现了御宅族、佛系青年等亚文化,“圈养”了一批又一批“志同道合”的青年大学生,致使其难以走出“舒适圈”,造成社交窄化和价值单向,导致在虚拟网络文化关系、虚拟人际关系的作用下发生“人格偏移”^[28],阻碍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实现,使他们在实现自我价值及社会价值中出现断裂与迷惘。

(二)大数据算法的偏见加固信息茧房桎梏

大数据、云计算及人工智能的革新,使B站能够通过算法推荐的信息配置方式,结合“个人偏好”的个性化内容,全方位采集、分析和跟踪用户的注册信息、网络关系以及观看、搜索等习惯。根据Z世代青年大学生浏览、点赞和转发的频次,B站对用户的价值取向、个性特征、兴趣偏好进行精准的画像分析,精确推送话题资讯,迎合用户的信息需求。以智能算法描绘客户画像、精准投放视频内容的推荐模式,使Z世代青年大学生的需求得以满足,并且增强其沉浸式体验感。这种推荐与满足的体验再次对推荐内容进行“非理性”的筛选和处理,导致了用户信息摄取单一,限制用户信息量增长,长期反复容易形成“信息茧房”。

算法的深度学习和分析在多元的传播主体间形成“伪客观”现象,对主体价值的形成进行“绑架”。B站的算法推荐和过滤机制承载着平台价值观,其在满足受众需求的同时又影响受众价值判断,不论是主动选择还是被动需求,都被大数据所“胁迫”,易形成信息的“孤岛化”,进而加固“信息茧房”的桎梏,使部分Z世代青年大学生逐渐陷入封闭、局限的认知领域,出现网络联结圈层化、信息结构单一化的现象,导致部分Z世代青年大学生的认知视野受限。如美国学者桑斯坦指出的,互联网虽然带来了一个完全基于个人兴趣的选择的机会,但却让人们进入“一个完全个人化的报纸,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其中挑选我们喜欢的主题和看法。”^[29]B站所生产的大量碎片化猎奇和充满感官刺激的内容,在算法偏好同质化推荐下会使小众文化滋生、助长网络“泛娱乐化”倾向。“如果用户沉浸在虚拟的娱乐狂欢中,就会排斥主旋律话题和严肃表达”^[30],从而弱化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三)不良社会思潮冲击主流思想价值引导教育

在信息大爆炸时代,各种信息传播快、裂变广,加剧了各种社会思潮传播的碎片化和虚拟化,严重冲击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不同于现实场域,网络虚拟空间思想价值观念的

传播渗透极具隐蔽性,特别是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等不良社会思潮借助互联网伺机冒头,通过炮制舆论话题,借助新媒体传播负面言论,混淆公众视听,企图肢解主流意识形态,增加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有效介入和引导的难度。

尼尔·波兹曼指出:“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而言之,如果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31]B站作为虚拟的社交空间,其自我赋权的特点为不良社会思潮的传播发酵提供了温床。当Z世代青年大学生被不良价值观念所入侵,被戏谑、吐槽、恶搞等不良思想言论所影响时,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共识也将被不断解构。通过情感输送、感官刺激侵蚀Z世代青年大学生的理想信念之本,就会对主流思想价值观引导教育造成极大的冲击和挑战。此外,一些敌对势力和不法分子利用B站创建“伪语境”,试图建构起价值越位的“异化空间”,对恶性事件玩“梗”营销,肆意传播低俗的碎片化语料。这些荒诞化、虚无化、泛娱乐化的不良思想不仅违背社会公序良俗,而且会误导B站Z世代青年大学生的理性认知。“根据‘中青校媒’面向全国近1000名高校大学生展开的调查显示:72.48%的被调查者愿意主动‘玩梗’,26.61%表示‘顺其自然’,仅有0.91%的被调查者非常抗拒接收最新的网络流行语。”^[32]可见,如果有心之人在B站借网络事件过度玩“梗”、恶意玩“梗”,将极易煽动青年大学生,诱使其在不良思潮的蛊惑下产生偏激、愤怒、不满等负面情绪,从而不加辨别、不假思索地加入抨击社会的队伍,在无形之中解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侵蚀B站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生态环境。

四、B站Z世代青年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提升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33]。把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和特征,运用好B站的思想教育的功能,才能做好新时代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增强B站Z世代青年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浸润性。

(一)强化主流思想文化的价值浸润

B站作为Z世代青年大学生留存率较高的社交平台,也是传播主旋律、弘扬正能量、有效开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载体。只有加快抢占舆论引导的话语权,把握好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动权,建构主流思想文化在B站中的主导权,将B站打造为Z世代青年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阵地,才能进一步丰富拓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形式。

一方面,促进B站高质量思想政治教育作品的输出。要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新媒体进行深度融合,用观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输出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让受教育者沉浸在精心打造的教育环境中,避免其产生反感排斥心理,从而提升其学习的积极性,真正实现浸润式体验。通过视频互动和弹幕留言等与朋辈群体进行线上讨论,引发Z世代青年大学生对人生价值的深层次思考,引导其深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其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另一方面,加强和改进B站主流意识形态引导功能。以“重事实”“轻说教”的方式,实现对Z世代青年大学生群体的思想引导和价值观塑造,积极运用B站开展各种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准确分析把握B站Z世代青年大学生群体的偏好,包括浏览喜好、行为特征等,用主流思想文化潜移默化地进行感染浸润。以B站为载体,在以文化人中固本培元,才能“深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34]

(二)积极发挥同辈群体的引领示范作用

新时代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发展,可以依托B站把“网红”教师打造成思想政治教育的UP主,在发挥其感染力和影响力的同时,积极开展课程思政教育和隐性思想政治教育。例如,

趣味科普古诗文的戴建业教授、现象级涨粉千万的法考名师罗翔教授等,他们在讲解专业知识的同时,对Z世代青年大学生的价值认知和价值选择具有较强的引导作用。要充分发挥优质的B站思想政治教育UP主的人格魅力和价值涵养,为Z世代青年大学生提供优质的精神给养。

发挥同辈群体的引领示范作用,在B站中打造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同辈KOL(Key Opinion Leader,即关键意见领袖),树立同辈模范榜样、发挥同辈带动效应。以同辈UP主引领网站的舆论走向和价值导向,吸引更多Z世代青年大学生在激励和教化中实现对主流价值认知和情感的自觉建构,达到自我提升、自我净化的思想政治教育效果。当然也要看到,目前B站思想政治教育科班出身的UP主屈指可数,且受众面较小,而拥有大量粉丝的UP主往往缺乏系统的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知识,导致视频内容质量良莠不齐,教育引导的针对性不强。因此,宣传部门、教育部门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关机构,要善于挖掘和打造有潜力的UP主,提升其创作思想政治教育视频的针对性、思想性。以B站思想政治教育UP主的视频创作、内容供给,塑造和建构B站Z世代青年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圈层”。

(三)加强站内站外思想引导的联结互动

B站作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需积极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专栏关注度和开辟度。截至2023年3月1日,B站主页面的红色教育“新征程”中红色展馆、百年党史、青春向党、百年风华四类栏目,总浏览量只有30多万,讨论不到1万,并且该栏目视频更新较为迟缓,浏览量和关注度低于B站日活跃量。例如,由官方账号“哔哩哔哩小红旗”发表的970个视频播放量大部分都在1000以下,大多数视频中的弹幕和评论几乎为零。因此,将粉丝流量较大的校外UP主和校内UP主联结起来,共同开展一些B站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发挥其带动能力,才能强化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媒介功能。

一方面,高校要充分利用B站建立官方媒体账号,顺应网络信息发展趋势,把握Z世代青年大学生认知规律,促进B站站内站外思想引导的有机融合、联结互动,创造更多符合主流思想价值的教育,贴近生活实际的优秀网络文化产品。不仅要加强站内思想政治教育氛围的营造,运用媒介信息技术增强B站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投放的精准性,还要探索建立适应B站的思想政治教育新模式,不断优化B站思想政治教育的环境,开展丰富多彩的思想教育活动,针对Z世代青年大学生开辟更多的思想政治教育版块和栏目,引导Z世代青年大学生提升价值判断力。另一方面,不断提升B站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权,增强新媒体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感和吸引力,及时吸纳网络话语的新内容、新表达,促进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与媒介话语、网络话语的融通,建构生动活泼的B站思想政治教育话语。通过及时发声,厘清事实,平等对话,提升B站思想政治教育的亲和力,才能减少Z世代青年大学生的网络话语失范,增强B站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引领力。

[参 考 文 献]

-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78页。
- [2]刘美忆:《Z世代媒介使用的自我表达与群体认同——以B站为例》,载《青年记者》,2021年第17期。
- [3]马静音 曹银忠:《二次元文化社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空间转向——以“B站”为例》,载《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20年第1期。
- [4]徐明华 李丹妮:《互动仪式空间下当代青年的情感价值与国家认同建构——基于B站弹幕爱国话语的探讨》,载《中州学刊》,2020年第8期。
- [5]郭 峥:《B站影响下青年学生行为倾向及调适策略——基于媒介情境论的视域》,载《思想理论教育》,2021年第3期。
- [6]沈 杰:《Z世代:时代与社会多重规定性的建构》,载《中国青年研究》,2022年第8期。
- [7]李文冰 张 静:《网络Z世代复合阅读行为与文化镜像——基于B站、知乎、QQ群的观察》,载《中国出版》,2022年

第22期。

- [8][26]《B站(哔哩哔哩)用户画像分析》, <https://www.bilibili.com/read/cv10463465>
- [9] 靳娜 张爱军:《青年网络政治参与的多元诉求与内在张力——基于中青网的大数据分析》,载《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20年第3期。
- [10] 孙绍勇:《新时代基于意识形态维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析论》,载《思想战线》,2022年第4期。
- [11] 布迪厄:《纯粹美学的社会条件——〈区隔: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引言》,朱国华译,载《民族艺术》,2002年第3期。
- [12] 习近平:《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2页。
-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35页。
- [14] 骆郁廷 王巧:《大学生网络社交圈层化及其思想传播的空间分布》,载《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1年第5期。
- [15] 刘涛:《环境传播的九大研究领域(1938-2007):话语、权力与政治的解读视角》,载《新闻大学》,2009年第4期。
- [16] 皮埃尔·布尔迪厄 华康德:《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 李康译,北京:商务印务馆2015年版,第122页。
- [17]《B站人群分析_B站用户群体分析-bilibili》, <https://www.bilibili.com/read/cv16573353>
- [18] 冯刚:《理直气壮开好思政课:把握新时代思政课建设规律》,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4页。
- [19] 张北坪:《拟态环境中思想政治教育的困境与应对分析》,载《教学与研究》,2013年第8期。
- [20] 朱丽萍 张林 蒲清平:《网络拟态空间的意识形态治理路径》,载《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 [21] 王宽明:《基于差异化教学的课程设计探索》,载《教育科学研究》,2021年第1期。
- [2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页。
- [23]《“‘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微镜头·习近平总书记两会“下团组”·两会现场观察)》,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21年3月7日。
- [24]《B站:第一季度用户日均使用时间达到95分钟》: <https://new.qq.com/rain/a/20220504A00A3E00>
- [25]《bilibili用户画像分析, b站2022用户分析报告》,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44543875276251160&wfr=spider&for=pc>
- [27] 王延隆 焦一曼:《突破差序心态:Z世代青年积极社会心态的培育》,载《思想教育研究》,2023年第3期。
- [28] 徐强:《数字平台圈层文化的哲学反思》,载《哲学分析》,2023年第1期。
- [29] 桑斯坦:《信息乌托邦:众人如何生产知识》,毕竞悦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7-8页。
- [30] 邓喆 吕楚笛:《智媒时代精准思政破解“信息茧房”的深层逻辑与实践路径》,载《思想理论教育》,2022年第8期。
- [31] 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章艳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2页。
- [32]《“玩梗”的年轻人不只是为了标新立异》,载《中国青年报》,2020年8月5日。
- [33]《习近平关于青少年和共青团工作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3页。
- [34]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44页。

(责任编辑:张丹)